

难忘的西安之旅

王如晓

话说1993年初秋,我有幸首次出远门赴西安旅游,当年游览的景点早已淡忘,但记忆却刻骨铭心,终身难忘。

误机好懊悔

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坐飞机。那时茂名至白云机场还未有高速公路,我们早上7点多就坐上大巴,经过整整一天的长途奔波,下午吃饭后才到广州白云机场。

我和朋友小刘同住一间房,躺在机场宾馆的席梦思上,天南地北“吹大牛”,毫无睡意,只想看明天早点起来坐飞机。结果不知什么时候,我们竟然睡着了,朋友出发前才叫醒我们。我俩匆匆忙忙洗漱完,连早餐都来不及吃,就随团友上车前往候机楼,我们刚到不久,就开始安检登机了。真是越急越忙,我们来到检票口才发现身份证漏丢在宾馆了。结果,等我们匆忙回宾馆取到身份证再登机时,飞机早已起飞了,我们十分懊悔,只能改签,等到明天再登机前往西安。这一晚我们就更睡不着了,因怕误机,叫服务员早早叫我们起床。

第二天上午11点左右,我们来到住处时,团友们早已出去游玩了。我们人生地不熟,无奈极了,只好住在宾馆隔壁,等到他们回来再一起吃饭。晚饭时,我俩被团友们一番取笑责怪,幸得有一位领队站出来圆场,说我们俩是最年轻的团友,未出过远门,出这些事不奇怪,希望大家要多关心我俩,避免再出现不愉快的事。

攀登华山“险过剃头”

第三天,我们登西岳华山,自古华山因山势“奇、险、峻”而闻名。当我们坐缆车到华山西脚时,见到游人不多,且天气甚好,很适合登山。几位年纪大些的团友便坐索道(一人一斗一座位)上山。当时还有有轿厢式的索道和缆车,只有这种简单的、四面透风的索道,不少游人看到全身发

抖不敢坐呢。我们几位年轻人,因觉得体力还可以便准备徒步上山,决意用双足丈量这天梯石栈,一览华山奇险风光。

自玉泉院起步时,晨光熹微,山岚未散,石阶尚算平顺。同行的几位团友步履轻快,向着中峰(玉女峰)前进,谈笑间颇有踏平华山之气概。然而不过一个时辰,山势陡然一变,龙脊天梯到了,石阶化作嶙峋脊骨,一侧是森然石壁,一侧是深渊千丈,其垂直高度45°,被誉为“天下脊梁”,看到这,令我们冷汗直冒。

然后,真正的考验始于千尺幢。抬头望去,只见一线天的光线从近乎垂直的石隙中漏下,铁链自穹顶垂落,冰冷彻骨。石阶窄如刀背,仅容容足。我们手攀铁索,指节发白,身体与峭壁贴合,每一次向上挪动都是对内心的严峻考验。身后传来粗重喘息,此时,无人再敢言笑,只有铁链撞击石壁的单调声响,以及偶尔滚落的一粒小石坠入虚谷后之长寂。

及至苍龙岭,方知前险皆为序曲。只见一道刀状山脊横亘天地间,云雾在脚下翻涌,吞噬了来路与去途。风骤然猛烈,撕扯衣襟,人需伏低身形,如螻蛄爬行于巨龙的背脊。两侧深渊目不可测,唯觉有一股吸力拽人向下。这时,在我面前约2米处,一位靓女团友突然松手,吓得“哗”一声喊后竟然松开手,我连忙大叫:“快拉紧铁链!”说时迟那时快,我前面的小邓忙抽出右手托住倩女后背才转危为安。经过这一惊吓,我每前进一步都屏息凝神,目不斜视,全副精神皆灌注于下一步的方寸之地。那一刻,世俗烦恼被罡风涤荡一空,只剩最原始的恐惧与勇气在魂灵深处发力。

待到攀登云梯时,自己体力已近枯竭。这时,我想起了智取华山的解放军勇士,他们当时要背着枪支弹药,一边登山一边歼敌,他们才是真英雄!想到这,

觉得眼前这点困难还算什么?我重新鼓起勇气,全凭顽强的意志拖拽着身躯向上挪动。此时,脑海中竟无端又想起修路之人,他们当时无路可攀,如何能上到此处修成登山之路?大抵是以性命为赌注,才踏出这一条条路来。我后来者真要为他们点赞、致敬。

我们抵达中峰时,已是正午。四望云海浮沉,诸峰如黛,有一种一览众山小之感。回望来时路,早已隐入苍茫之中。惊悸之余,一股浩荡之气自胸中腾升,顿觉今登此山赏此景,人生无悔了。下山时步履依旧颤巍,然心已澄明。心想,华山像一位巨人更像一位智者,却让每位攀登者都在绝壁前照见了自己最真实的胆怯与坚持,展现了无限风光在险峰中的壮美。

云端惊魂话回程

回程时,我们是坐波音747客机飞往广州。望着舷窗外如棉絮般柔软的云朵,我们开心地一边欣赏一边谈笑。当飞机进入河面上空时,原本澄澈的天际突然被铅灰色云团吞噬。舷窗上骤然绽开雨花,起初只是淅沥作响,转眼便成了暴雨的狂暴滥炸。机身突然像被无形巨掌攥住般剧烈颤抖,餐车在过道里哐当作响,乘客们大惊。

最骇人的时刻来了——飞机毫无预兆地向下降冲,失重感让所有人的心脏都悬到了喉咙口。我浑身颤抖,紧攥着扶手,看见邻座女士的咖啡杯在空中划出褐色的弧线,后排传来孩子撕裂般的啼哭。机身持续下坠百米,窗外闪电如银蛇乱舞,仿佛随时要将这“铁鸟”撕成碎片,全机乘客恐慌极了,不知所措。

“请各位乘客保持镇静!在原地坐好!不要慌。”广播里传来空姐清脆的声音,却掩不住背景噪音乐里的金属哀鸣。三位空乘人员正接个发放纸笔,准备写遗嘱。机务长面色凝重地示范救生姿势,有个西装革履的外国

乘客突然开始诵经,空气中弥漫着泪水与祈祷的低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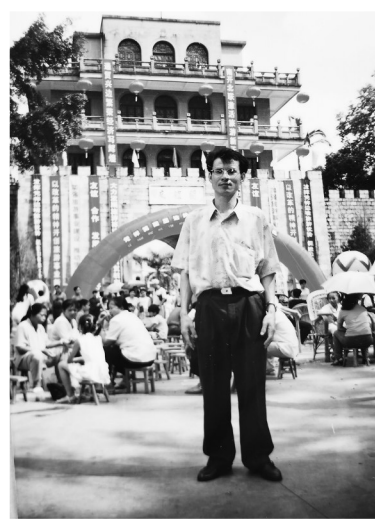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一位绾着发髻的空姐走到舱室中央,杏色制服衬得她如水新荷。“大家请看我手里这杯水。”她将纸杯举过肩头,任凭机身如何颠簸,始终保持着职业性的微笑:“您瞧,再大的气流也只能让水杯摇晃,却洒不出一滴——因为我们的机长正在云层上方掌控着局面。大家知道吗?刚才去洗手间那位头等舱客人是坦桑尼亚副总统,他这时正在跟邻座的客人谈笑风生呢。他都不怕,我们怕什么呢?”

她从从容不迫地演示氧气面罩用法,鬓角虽沁出细汗,声音却如春风拂过琴弦:“我飞这条航线有三年多了,每次遇到强烈气流都当作是老天爷给的免费按摩呢。”这句玩笑让紧绷的气氛稍稍松动,有人甚至挤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她见我吓得够呛,连忙走到我身边安慰我(我座位刚好在过道旁),还要同我合照,我挤出一点点不合拍的笑容靠近她,团友小邓连忙举起相机,为我拍下了这张让我珍藏了一生的合照。过了一会儿,飞机终于冲破积雨云层。当金灿灿的阳光泼进舷窗时,舱里爆发出一阵劫后余生的欢呼。不久,飞机在郑州机场暂时降落等待检修。这时,我才发现自己的指甲早已深陷进掌心,留下四道月牙似的血痕,惊悚一幕刻骨铭心啊!

走出机舱,我站在廊桥里回望,那架“银翼”尚带着雨水的余悸,而那位与我合照的空姐仍在舱门处含笑送客,没有一丝劫后的恐慌,仿佛刚才不过是一场寻常的愉快之旅。30多年后我仍记得她制服铭牌上的名字——李慕云,正如她当年守护过的、九重天外那次岌岌可危的云航。以至后来,每当自己遇到不顺或困难,便会拿出和她的合照看看,就会感到身上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涌动,有一种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力量在燃烧。

那一年的越南行

刘付德金



2001年10月国庆节黄金周,我参加一趟越南游,至今仍记忆犹新。

当时,茂名国旅国际旅行社推出首条跨国专列路线越南游,以一句“不到1400元,你想出国吗?”引爆茂名市场,许多人加入这趟国际游的专列。我同样也被它吸引,国庆黄金周从1999年开始实行,五一、国庆两个黄金周是最长的假期,因此,几个朋友相约,凑了这个热闹,一同参加了这趟难忘的越南行。

10月2日这天出发,始发站在公馆的茂名火车站,专列19时发车。17时半,我们一行就集中乘火车出发前往车站等候,一个专列10节车厢,一趟总人数超1000人。由于队伍庞大,为利于带队,组成了若干个团,每一个团乘坐在一个相对独立车厢,由专门导游带团,我们是9号团。上得车来,发现许多熟悉的面孔,其中就有一批是从事律师工作的同志,他们的律师事务所办公室就在市委办公大院大门口东侧的那栋小楼2楼,出入经常遇见,非常面熟,所以至今印象极深。

火车经过一夜的奔波,翌日7时20分许,把我们载到边境城市——广西凭祥。当地和平旅行社导游来接团,带我们到一间饭店用早餐,解决了饥肠辘辘的问题。然后乘大巴车往友谊关,18公里左右的车程,约20多分钟到。在关口,我们看到了巍峨壮观的关楼,拱形楼洞上方的汉白玉匾额上,陈毅元帅题写的“友谊关”三字熠熠生辉。当地导游还专门指给我们看关楼上的一些弹孔,就是当年越南黎笋集团疯狂反华,在中越边境挑起武装冲突时留下的。

友谊关前,适逢凭祥市正在举办第四届边关文化旅游节,人山人海,等候办理过关手续时好长一段时间,至11时多方办好过关。过了越方边境检查站后,越南当地旅行社来接车,献花一束,我们团推举一位年青律师人员作代表接过。大巴车载我们到谅山省用午饭。饭后,参观黄文树广场,这是为纪念越南抗法英雄黄文树而建,广场中央矗立其塑像,再参观谅山省政府办公地方。车子往南行,路况不是太好,走了5小时多才到下龙市,已是傍晚近19时方抵达用晚饭。饭后好大,前方有一舞台,席间有歌舞表演助兴,内容还健康,也许知道客人大多是游客的缘故,中间还唱了首《中越友谊之歌》。入住酒店后,我们几个约在一起出来览街,看一下夜景。

下龙市是越南广宁省的省会城市,下龙湾湾最出名,游客多奔往而来。我们团里的行程,10月4日早餐后,出发往码头,游船带我们在下龙湾海上转了约4小时,观赏海上景色。奇峰突兀,千姿百态,导游曰:如同桂林山水相媲美,在我眼里,却逊于桂林阳朔一带美景。船上午饭后返回码头,上车继续南行。到海防市后,游览福林寺,据说这是当地最大的佛教中心,历史悠久,还曾是革命时期越共地下组织的活动中心,我看到寺里的老对联都是汉字。晚饭后,开车夜游涂山一圈,即返回市区酒店。

10月5日早餐后,游览团乘车出发往河内,约行3个多小时后,当车经过一座大桥时,越南导游告诉我们,这就是流经河内的红河了,这座桥叫做张阳桥,到了这座桥,就进入了越南的首都河内。午饭后入住酒店,效率非常低下,办入住酒店手续耗时近一个小时。下午,乘车参观巴亭广场,广场面积较大,据介绍面积14多公顷,河内心脏地带,是民众集会和节日活动场所,为纪念越南人民最早爆发的抗法战争地点巴亭而命名。广场有国会堂,西侧为胡志明陵,因在保养维护期间,未开放。往北是越共中央机关办公地,

迟到的纪念(下)

——回忆大伯往事

刘经国

前后两次婚姻,却未曾得到善果

大伯的第一次婚姻娶的是15岁逃婚出来的汉口女子,这位大伯娘虽然没多少文化,但是人生得漂亮,也非常能干。自从嫁入我们家后,祖母就让她完全当家。因为贫苦出身,1949年以后先入了党,后当了吴到乡副乡长、妇女主任兼同心社社长。

也是得这位大伯娘聪明能干,带领这个大家族,慢慢恢复了曾祖父时的部分家产。50年代中后期在新培村建起了全村唯一的十柱落地,带阁楼的三间大砖瓦屋,成为当地地标性建筑。房屋正前方栽种了四棵大柳树,70年代长成了参天大树,上面一年四季雀鸟翻飞,几十里外都可以看到树梢,成了人们远行的参照物。到那时,村里老一辈人提起“瓦屋”这个名称,就是专指我们家这栋老房子。

大伯娘把家里、社里管理的井井有条,家里大事小事当家作主,并且厨艺了得,红白喜事都亲自掌勺,家来了客人也自己下厨。日常生活尊老爱幼,对于弟弟平等相待。家里要做好菜,都是亲自下厨,做好后首先端给祖父祖母,再分给弟姐妹妹,最后剩下一点汤水,才轮到自己,深得全家人爱戴。

但唯一遗憾的是大伯娘没能正常生育,发生两次意外流产,一次怀孕,参加社里割草,劳累过度当场流产;另一次怀孕时打摆子(即疟疾),吃了一种日本进口的特效药物,不仅造成流产还导致终身不育。为此,大伯娘就把自己弟弟的女儿接过来抚养。

养女在我们家深受爱戴,一家老小把她当宝贝。长到12岁时,因为一桩难以言说的传闻,造成大伯和大伯娘之间感情破裂,无法弥合,双方不得不分开,养女也随大伯娘而去。

这之后几年,大伯才有了第二次婚姻,这位大伯娘先前的丈夫病逝,留下3个幼童,大儿子5岁,二儿子3岁,最小的是女儿才1岁。我们一大家子正缺小孩

子,就把继子女当宝贝。直到1968年大伯和大伯娘才生育了一个女儿,取名红英。

1971年春节临近,一贯孝顺的大伯要回五场回老家七场新培村,看望自己的母亲即我祖母。但不知道什么原因,大伯娘和大伯大吵一架。大伯仍然一大早出发,带着礼物回老家看望母亲,大伯娘则躺在床上闷气,3岁的小红英独自跑到外面玩耍,一不小心滑到屋后烂泥沟中,再也爬不起来……

彼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,大伯走到老家,正和亲人们聊着天,很快有人从五场带来口信,大伯连忙往回赶。

大伯悲痛欲绝,老兄弟们商量着怎么办?当时我弟弟才出生几个月,四叔家的老四有一岁多,为方便喂养,老兄弟们决定将四叔的老四送给大伯抚养。

堂兄说,大伯重感情讲义气,乡里乡亲口碑一直很好。有一次四叔在老台到沟打了100多斤鲜鱼,分给大伯一半。大伯挑着50多斤鱼,从老家回五场。堂兄和我大哥跟着过去玩,亲眼看见大伯,一路挑一路送鱼给路过的朋友,等回到自己家,只剩下10多斤。

就在大伯将大伯娘带过来的三个孩子全部养大成人,一个个即将订婚成家,四叔的老四也健康成长之时,善良的大伯不幸被动地卷入了一桩经济官司。为了帮助朋友减轻过错,他主动认领了不属于自己要命的责任,付出了责权不对等的惨痛代价。但当堂兄和我大哥当面询问实情时,大伯仍然无怨无悔,愿为朋友两肋插刀。

他自己始终节俭朴素,拼尽全力养育继子女。从现存唯一的登记照清晰可见,大伯的外衣上衣领已经破损,边角已经磨烂,上部还有破洞。即使存在某种失当,到底还是为了这个家,为了孩子们,他把全部心血都花在他们身上。

勤劳节俭克己,却时刻宽厚待人

曾祖父被冤杀后,未成年的

大伯不得过早地承担起家庭主要农活,带领弟姐妹们撑起了这个家。长兄如父,大伯自觉起担起了这个责任。

姑妈说,大伯是种田能手,打鱼活样样行。

那时还在铜盆院,姑妈七八岁刚上学,一个春季下雨天的早上,大伯在田里栽秧,祖母让姑妈去送饭。姑妈穿着脚,披着个麻袋,腰间系条草绳,手里提着竹篮,里面装着盐菜炒鸡蛋和另外一个菜加上一碗饭。因为天色阴沉,加上又有小雨,还要经过一个坟地,姑妈有些害怕,不太想去。祖母说,大白天的,不用怕,也不远。于是姑妈就出门了。

刚过菜地就看到前面有个人影,穿着蓑衣戴着斗笠。姑妈想太好了,正好有个伴。等走到一个转弯处——洒沟,突然感到右脚大指甲被什么东西夹了一下,于是伏下身子,用手指抠了一下,手里还有泥巴。当再起身时,发现前面的人影突然不见了。这时旁边的大麦已经抽出了白芒,姑妈沿着前面的坟垄找了几圈。这就奇怪了,人到哪里去了?姑妈心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:鬼!

霎时间,姑妈拔腿就跑,一边跑一边哭。正在远处栽秧的大伯听见了,赶忙问:怎么啦?怎么啦?姑妈说,看见鬼了。大伯笑着说,鬼在哪里啊?姑妈说,这个鬼一直在我前面走,一会儿不见了,我到处找都没找到。大伯安慰地说,不用怕,不用怕,应该是到麦田里去了。

可是篮子里的饭菜却全撒了。大伯示意说,坐下吧,坐下吧。姑妈就坐在田埂上,等大伯栽秧栽到跟前。大伯起身擦了擦手上的泥巴,就着秧田水洗了手,把篮子底散乱的饭菜扒成一堆,匆忙且愉快地吃完饭,把嘴一抹,对着姑妈满意而宽厚地笑了。

大伯善良宽厚,即使是分家到五场从事航运工作,在尽心尽力照顾自己小家的同时,也不忘帮助家庭困难的老弟兄们。

我母亲因为患血吸虫病,很长时间未能生育。大伯亲自带着我妈妈到武汉诊治,后来才有我们兄弟四人。

大伯虽然仅读过几年书,但是却非常聪明,特别爱看书,他学会了看相,学会了唱京戏,学会了拉二胡。村里长辈说,如果不是因为家庭变故,大伯不辍学,完全可以成为全村最好的教书先生。

他也遗憾自己读书少,所以特别重视子女教育。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,全力支持三个继子女读书,直到他们再也读不下去。他们有的参军入伍转业成为公务员,有的学到一门手艺从事技能工作。对于侄儿侄女的读书成才,大伯也特别用心帮助。

我父母亲年纪大,身体不太好,而且生育我们兄弟4人很晚,在计工分的年代他们评到的工分都不高,收入相对较少,生活比较困难。即使大哥一学期的2.5元书本费、1.5元学杂费,也很难按时交齐,但大哥读书很聪明,大伯知道后就找老弟兄们想办法,让大家凑一点。

1972年春季,我大哥要读初二了,又面临着交不起学费的窘境。开学没几天,大伯一咬牙把大哥转到五场,住在大伯家读书。在大伯一年半的支持下,大哥顺利初中毕业,以较好成绩考上总场高中。高中期间,大伯又时常从嘴里省出钱来,给大哥送学费。大哥能够顺利高中毕业,后来在村里做会计,大伯的扶持功不可没。

大伯去世已经44年,我们这个家族发展到今天,已经超过百人。每每亲人聚会,回想大伯往事,令人潸然泪下。

大伯为这个家族操心操劳,费尽心血,可从来没有人为大伯写点什么,他在这个世界仿佛没有存在过。

作为晚辈,我一直觉得有所亏欠,总想着什么时候给予弥补。于是乘着中秋最后的假日,匆忙为大伯留下这点迟到的文字。